



铁轨上的童年与远方

高于博

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陕北后生。山坡上的酸枣树、窑洞里的煤油灯、横亘在城边不断延伸的铁轨……凝结成我对这片土地的最深刻的记忆。

1987年的寒冬，我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呱呱坠地。从那时起，黄土高原的风，和高亢嘹亮的信天游，浸润了我的童年。

还记得，1991年西延铁路开通那年，我刚满四岁。对“铁路”还没有概念，只觉得那两条平行的钢轨是世间最神奇的存在。大人们说“这铁轨能通到山外头的大地方”，我便仰着小脸追问：“能通到云朵里吗？能通到有好多糖果的地方吗？”没人顾得上跟我细说。

我家离火车站很近，站前广场是儿时的好去处。广场上总有卖冰糖葫芦的老汉，红彤彤的山楂裹着晶莹的糖衣，咬一口又酸又甜。我和小伙伴们攥着几毛钱的零花钱，先买一串糖葫芦揣在手里，再一溜烟跑到铁路旁的沙堆上撒欢。

1992年的夏天，一场大雨刚过，空气里满是泥土的清新。父亲突然说要带全家去西安，看望生病的故交，这是我第一次听说“西安”这个地方，更是第一次有机会坐上梦寐以求的火车。

那趟旅程，从上午一直坐到深夜，漫长的等待里，满是对未知城市的好奇。

走出西安火车站的那一刻，我彻底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这里的树比延安的更粗壮；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不像家乡的平房那样低矮；马路上的汽车来来往往，喇叭声此起彼伏。后来，我们还去了动物园，去了游乐场。

时间在铁轨的延伸中不停流逝，我也慢慢长大，走进了小学的校门。从那以后，母亲总会在寒暑假，带着我和舅舅、姨妈家的孩子一起坐火车去西安玩。我们晚上上车，听着火车行驶的声音入睡，早上醒来就能抵达西安。

因为我个头比同龄孩子高，购票进站总有些“费劲”。每次进站前，母亲都会拉着我的手，小声叮嘱：“娃，稍微弯点膝盖，把身高压低点，别让检票的叔叔看出来。”我便乖乖照做，大气都不敢出。进站后，我就和母亲挤在一个铺位上，虽然有点挤，却觉得格外温暖。

后来，西延铁路的列车越开越多，车型也从蒸汽机车，换成了内燃机车、电力机车；线路也不断延伸，不仅能直达西安，还能开到北京，开到更远的地方。铁路成了延安人出行、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。铁路的发展，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延安的变迁，也照出了时代的脉动。

或许是童年的铁路情结太深，高中毕业填报志愿时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铁路院校。毕业后，我顺利成为了一名铁路人，更幸运的是，我成为了一名驾驶电力机车的司机。

当我第一次独立驾驶机车，驶过儿时玩耍的铁轨时，感慨万千。驾驶室内，我握着操纵杆，专注地看着前方的线路；窗外，黄土高原依旧满目苍黄，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儿时对铁路的向往——原来，这不仅是一条通往远方的道路，更是承载着责任与梦想的舞台。

如今，西延高铁开通，让每一个延安人都无比振奋。我相信，西延高铁的开通，将会为延安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，让这片红色土地焕发出更耀眼的光芒。而我，也会继续坚守在铁路岗位上，带着童年的向往和对铁路事业的热爱，让铁轨上的岁月长歌，经久传唱。



火车的声音，是能透进人骨头里的。尤其在甘泉这样的山坳坳里，夜深时，枕着硬邦邦的土炕，那声音就贴着地皮来了，先是闷闷的，像地底深处有人擂鼓，接着就清晰起来，“哐当哐当”一声是一声，沉得很，也钝得很，像是要把这千百年的静，一寸一寸地犁开。最后它呼啸着过去，窗纸也跟着簌簌地抖，留下更长、更空的静，把人心也掏得空荡荡的。

这声音闯入甘泉的日子，我记得真切，是1992年的冬天。原先那闷雷似的声音，是在山那边，是别人的。可那一年，它真真切切地，扎进了我们的县界。站台是簇新的，红砖墙还带着泥水气，可站台上的人，眼却都是老的，眯着，望着那两条冷冰冰、亮铮铮的钢轨，一直伸到山嘴子外边，望不到头。空气里有煤渣子味，混着新鲜油漆味，还有一种躁动的、说不清的焦渴。

张铁生就在那人堆里。他那时多壮实，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让肩胛骨撑得紧紧的，胳膊上的肉一棱一棱。他脚边是个鼓囊囊的帆布包，手里紧紧攥着张硬纸板车票，像是攥着一道符。旁人都嗡嗡地说着话，他只盯着铁轨，嘴唇抿成一条线。他媳妇儿，那个脸膛红扑扑的桂枝，抱着刚满岁的女娃，站在几步外，也不言语，只是不时把脸贴在孩子襁褓上，蹭一蹭。汽笛猛地一吼，绿色的长龙喘着粗重的白气，哐哐哐地进站了，地都跟着颤。人群一下子活了，涌动着。张铁生回过身，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，寻着桂枝，寻着那小小襁褓。也就那么一眼。他咧开嘴，像是想笑，可那笑还没到眼里，就被更汹涌的人潮卷着，裹进了那绿皮车张大的、黑黢黢的嘴里。

冬日的清晨，薄雾还未散尽，一缕阳光如碎金般刺破云层，落在高铁站的玻璃穹顶上。我握着一张薄薄的车票，指尖触到的，是一段跨越时空的邀约。这趟驶向延安的高铁，载的是我的归思，更是一场与历史的对望，与精神的重逢。

车站是现代文明的缩影。巨大的玻璃穹顶将天光揽入怀中，光线流淌在光洁的地面上，映出往来行人的身影。人们或低头刷着手机，或轻声交谈，眉宇间都带着对前路的期许。这喧嚣中的井然，是和年代独有的从容。当广播里传来列车即将进站的提示音，我的心跳忽然漏了一拍——不是因为旅途的仓促，而是因为，前方那个名字，叫延安。

一道银色的闪电划破视线，高铁稳稳地停在站台前。流线型的车身，光洁的金属外壳，是工业文明的精致产物。走进车厢，清新的空气裹挟着暖气扑面而来，柔软的座椅，明亮的车窗，处处透着舒适与便捷。列车缓缓启动，窗外的风景开始向后奔涌，城市的高楼渐渐被田野取代，平坦的平原慢慢隆起，化作连绵的丘陵。

速度，是这趟旅程最奇妙的注脚。曾几何时，延安是遥不可及的远方。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，曾是阻隔脚步的天堑。多少热血青年，背着行囊，踏着泥泞，一步一步丈量着通往理想

的道路。他们翻山越岭，风餐露宿，把双脚磨出了血泡，把脊背挺成了青松。那时候，从江南到陕北，要走数月；从平原到高原，要闯过无数险关。而如今，高铁飞驰，千里之遥，不过数小时的光景。

这飞驰的速度里，藏着一个民族的变迁。窗外的景色渐渐染上了陕北的底色，黄土的颜色，是大地最厚重的肤色。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原，像一幅被岁月皴染的水墨画，沟壑是画中的线条，窑洞是画中的墨点。我望着窗外，仿佛看见那些穿着粗布军装的身影，在黄土坡上开荒种地，在煤油灯下奋笔疾书。他们用草鞋丈量着这片土地，用信仰点燃了这片荒原。

列车越驶越近，延安的轮廓在视野里渐渐清晰。当宝塔山的剪影映入眼帘时，车厢里有人发出了轻轻的惊叹。那座古塔，没有摩天大楼的巍峨，却有着穿透岁月的力量。它像一位沉默的老者，伫立在延河之畔，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。

走出车站，微风拂面。宽阔的马路车水马龙，崭新的楼宇鳞次栉比，公园里的老人在打太极，广场上的孩子在放风筝。现代化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却丝毫没有冲淡延安独有的厚重。宝塔山依然矗立，延河水依然流淌，枣园的灯光仿佛还在闪烁，杨家岭的窑洞依然透着温暖。

速度，是这趟旅程最奇妙的注脚。曾几何时，延安是遥不可及的远方。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，曾是阻隔脚步的天堑。多少热血青年，背着行囊，踏着泥泞，一步一步丈量着通往理想

的道路。他们翻山越岭，风餐露宿，把双脚磨出了血泡，把脊背挺成了青松。那时候，从江南到陕北，要走数月；从平原到高原，要闯过无数险关。而如今，高铁飞驰，千里之遥，不过数小时的光景。

这飞驰的速度里，藏着一个民族的变迁。窗外的景色渐渐染上了陕北的底色，黄土的颜色，是大地最厚重的肤色。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原，像一幅被岁月皴染的水墨画，沟壑是画中的线条，窑洞是画中的墨点。我望着窗外，仿佛看见那些穿着粗布军装的身影，在黄土坡上开荒种地，在煤油灯下奋笔疾书。他们用草鞋丈量着这片土地，用信仰点燃了这片荒原。

列车越驶越近，延安的轮廓在视野里渐渐清晰。当宝塔山的剪影映入眼帘时，车厢里有人发出了轻轻的惊叹。那座古塔，没有摩天大楼的巍峨，却有着穿透岁月的力量。它像一位沉默的老者，伫立在延河之畔，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。

走出车站，微风拂面。宽阔的马路车水马龙，崭新的楼宇鳞次栉比，公园里的老人在打太极，广场上的孩子在放风筝。现代化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却丝毫没有冲淡延安独有的厚重。宝塔山依然矗立，延河水依然流淌，枣园的灯光仿佛还在闪烁，杨家岭的窑洞依然透着温暖。

速度，是这趟旅程最奇妙的注脚。曾几何时，延安是遥不可及的远方。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，曾是阻隔脚步的天堑。多少热血青年，背着行囊，踏着泥泞，一步一步丈量着通往理想

的道路。他们翻山越岭，风餐露宿，把双脚磨出了血泡，把脊背挺成了青松。那时候，从江南到陕北，要走数月；从平原到高原，要闯过无数险关。而如今，高铁飞驰，千里之遥，不过数小时的光景。

这飞驰的速度里，藏着一个民族的变迁。窗外的景色渐渐染上了陕北的底色，黄土的颜色，是大地最厚重的肤色。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原，像一幅被岁月皴染的水墨画，沟壑是画中的线条，窑洞是画中的墨点。我望着窗外，仿佛看见那些穿着粗布军装的身影，在黄土坡上开荒种地，在煤油灯下奋笔疾书。他们用草鞋丈量着这片土地，用信仰点燃了这片荒原。

列车越驶越近，延安的轮廓在视野里渐渐清晰。当宝塔山的剪影映入眼帘时，车厢里有人发出了轻轻的惊叹。那座古塔，没有摩天大楼的巍峨，却有着穿透岁月的力量。它像一位沉默的老者，伫立在延河之畔，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。

走出车站，微风拂面。宽阔的马路车水马龙，崭新的楼宇鳞次栉比，公园里的老人在打太极，广场上的孩子在放风筝。现代化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却丝毫没有冲淡延安独有的厚重。宝塔山依然矗立，延河水依然流淌，枣园的灯光仿佛还在闪烁，杨家岭的窑洞依然透着温暖。

高铁载梦向延安

闫振华

道路。他们翻山越岭，风餐露宿，把双脚磨出了血泡，把脊背挺成了青松。那时候，从江南到陕北，要走数月；从平原到高原，要闯过无数险关。而如今，高铁飞驰，千里之遥，不过数小时的光景。

这飞驰的速度里，藏着一个民族的变迁。窗外的景色渐渐染上了陕北的底色，黄土的颜色，是大地最厚重的肤色。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原，像一幅被岁月皴染的水墨画，沟壑是画中的线条，窑洞是画中的墨点。我望着窗外，仿佛看见那些穿着粗布军装的身影，在黄土坡上开荒种地，在煤油灯下奋笔疾书。他们用草鞋丈量着这片土地，用信仰点燃了这片荒原。

列车越驶越近，延安的轮廓在视野里渐渐清晰。当宝塔山的剪影映入眼帘时，车厢里有人发出了轻轻的惊叹。那座古塔，没有摩天大楼的巍峨，却有着穿透岁月的力量。它像一位沉默的老者，伫立在延河之畔，见证着这片土地

的沧桑巨变。走出车站，微风拂面。宽阔的马路车水马龙，崭新的楼宇鳞次栉比，公园里的老人在打太极，广场上的孩子在放风筝。现代化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却丝毫没有冲淡延安独有的厚重。宝塔山依然矗立，延河水依然流淌，枣园的灯光仿佛还在闪烁，杨家岭的窑洞依然透着温暖。

一路同行

倪小红

原。我趴在窗边，看夕阳把铁轨染成温柔的金色，心里满是对大城市的向往，却也藏着对家的思念。

那时的绿皮火车很慢，慢到可以数着隧道熬过漫长时光，慢到可以对着窗外的风景发呆。低廉的票价是普通家庭能负担的牵挂，而那绵长的“哐当”声，便成了我6年青春里最深刻的时光印记。这沉重的“慢”，丈量过我青春的宽度，载着我

对家的牵挂驶向远方，也让我早早懂得，亲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，而是藏在每一次顺利通话、平安归家的瞬间里。

2009年，我有幸进入铁路运输公司，成为工务段的一名线路工，负责维修保养黄陵矿业煤矿专用线铁路工作。从此，我与铁轨和火车结下了更深的羁绊。

记得第一次踏上铁轨，那两根平行的钢铁长龙沉默地延伸向远方。师傅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每一寸钢轨都承载着黄矿人的希望与梦想，它是我们的责任线，更是生命线。守着它，就是守着能源出山路，守着老区发展的希望。”

8年里，我熬过了烈日炎炎的酷暑，也扛过了寒风刺骨的寒冬。夏日里，烈日炙烤着大地，钢轨温度高达五六十摄氏度，汗水浸透衣衫，盐渍在背后结成白花，我手持工具，与高温抗衡，只为让钢轨保持平顺；寒冬里，北风呼啸，雪花纷飞，我们在冰天雪地中捣固接头，手指冻得通

红，却不敢有丝毫懈怠，因为列车不能停，煤炭外运不能等。8年里，我与钢轨、扳手、道尺为伴，见证着铁路技术的蜕变。后来，工作变动让我来到一号煤矿，在这里，我通过相机、纸笔、文字记录着企业的发展也记录下温暖的人和事。

从一名铁路线路工到煤矿宣传者，16年的时光里，我早已将自己融入这片深爱的土地。西延高铁的开通，让我由衷地欣喜，它不仅是一条连接西安与延安的交通大动脉，更是一座承载着老区期盼、家庭牵挂的希望之桥，是安全出行的新里程碑。西延高铁不仅是一条交通线，更是一条经济腾飞线，它为关中的创新成果与陕北的能源资源搭建了对接桥梁，让老区发展的脚步愈发铿锵。

如今，望着西延高铁在黄土高原飞驰，掠过沟壑、穿越山河，我满心感慨：这不仅“车轮加速”，更是“血脉重焕”。当火车穿过黄土沟壑，把西安至延安的行程压缩到1小时内，它将革命旧址、纪念馆、延安窑洞及黄土风情一并拉进全国“一日游”的旅游圈。这列钢铁长龙载着的不仅是乘客与梦想，更是岁月沉淀的重量、亲情的温度，是无数人对平安美好的向往，是老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蓬勃力量。

巨龙飞驰，大道通衢。愿这飞驰的钢铁长龙，能让每一段旅程都是安心，每一份牵挂都得以圆满。高铁奔赴的方向，是希望绽放的远方。

三趟车

丁嘉源

叮当当的声音日夜不休。然后，围挡撤去，车站的落地玻璃门反射着刺眼的阳光。2025年的冬天，秀云决定，带着丈夫和女儿，回家看看。

他们乘坐的，就是那“更快的”。没有“哐当”声，没有“咻”的气流声，它安静得像是滑行在冰面上。座椅宽大柔软，窗玻璃明净。秀云的女儿，一个七八岁、眼睛像黑葡萄似的小姑娘，跪在椅子上，脸贴着玻璃，看外面飞驰倒退的世界，忽然脆生生地说：“妈妈，我们是在坐火箭吗？怎么一点也不颠簸呀？”秀云摸摸她的头，没说话。她丈夫看着手机屏幕上稳定满格的信号，轻声感叹：“真是快。当年你爸出来，得在车上熬几天几夜吧。”

秀云心里蓦地一揪，她忽然想起父亲当年那条空荡荡的裤管，想起他坐在高坎上望向铁轨的、石头般的侧影。如今，这条将她送回故乡的路，如此平滑，如此迅捷，迅捷到几乎抹去了一代人跋涉的艰辛与血泪。她闭上眼，恍惚间，又听到了那沉甸甸的、能把静夜犁开的“哐当哐当”声。那声音是从记忆极深处传来的，混着煤烟味、汗酸味，还有父亲当年咧开嘴、却未能成笑的那个仓惶的表情。

到站了。甘泉高铁站的广播，用甜润的普通话播报着。走出车厢，站台上干净得没有一丝尘土。风从山那边吹来，还是记忆里的味道，却又分明混杂了更多东西——钢筋混泥土的气息，空调外机微微的热风，行人身上淡淡的香水味。桂枝早就在出站口等着了，踮着脚，伸着脖子。看到秀云一家，她浑浊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脸上的皱纹像秋菊一样绽开。小孙女跑过去，清脆地喊着“外婆”。桂枝应着，一把搂住，那劲头，像是要把小人儿

我缓步走向宝塔山，脚下的水泥路平坦宽阔，山路的松柏苍翠挺拔。沿途的建筑，一大半是现代的高楼，极少半是古朴的窑洞。历史与现实，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撞了个满怀。我忽然明白，高铁载来的，不只是归人，更是时代的答案。那些曾经的艰难跋涉，那些曾经的浴血奋战，都化作了今日的坦途。

站在宝塔山下，仰头望去。塔身斑驳，刻满了岁月的痕迹。它见证过烽火连天的岁月，也沐浴着和平年代的阳光。当年，无数青年奔向延安，是为了追寻一盏灯；如今，我们奔向延安，是为了回望一段路。那段路，是用理想铺就的，是用信仰照亮的。

高铁的疾驰声还在耳畔回响，它带走了旅途的疲惫，却带不走心中的震撼。这趟旅程，是一次时空的穿越。从现代到历史，从繁华到质朴，从速度到温度。延安，从来不是一个冰冷的地名，它是一种精神的图腾，是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。

夕阳西下，余晖洒在宝塔山上，给塔身镀上了一层金色。我站在延河岸边，忽然懂得，这趟高铁，载的是我们对历史的敬畏，对未来的期许。那些镌刻在岁月里的故事，那些流淌在血脉中的精神，会像这延河水一样，永远奔流不息。

走出车站，微风拂面。宽阔的马路车水马龙，崭新的楼宇鳞次栉比，公园里的老人在打太极，广场上的孩子在放风筝。现代化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却丝毫没有冲淡延安独有的厚重。宝塔山依然矗立，延河水依然流淌，枣园的灯光仿佛还在闪烁，杨家岭的窑洞依然透着温暖。

速度，是这趟旅程最奇妙的注脚。曾几何时，延安是遥不可及的远方。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，曾是阻隔脚步的天堑。多少热血青年，背着行囊，踏着泥泞，一步一步丈量着通往理想

的道路。他们翻山越岭，风餐露宿，把双脚磨出了血泡，把脊背挺成了青松。那时候，从江南到陕北，要走数月；从平原到高原，要闯过无数险关。而如今，高铁飞驰，千里之遥，不过数小时的光景。

这飞驰的速度里，藏着一个民族的变迁。窗外的景色渐渐染上了陕北的底色，黄土的颜色，是大地最厚重的肤色。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原，像一幅被岁月皴染的水墨画，沟壑是画中的线条，窑洞是画中的墨点。我望着窗外，仿佛看见那些穿着粗布军装的身影，在黄土坡上开荒种地，在煤油灯下奋笔疾书。他们用草鞋丈量着这片土地，用信仰点燃了这片荒原。

列车越驶越近，延安的轮廓在视野里渐渐清晰。当宝塔山的剪影映入眼帘时，车厢里有人发出了轻轻的惊叹。那座古塔，没有摩天大楼的巍峨，却有着穿透岁月的力量。它像一位沉默的老者，伫立在延河之畔，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。

走出车站，微风拂面。宽阔的马路车水马龙，崭新的楼宇鳞次栉比，公园里的老人在打太极，广场上的孩子在放风筝。现代化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却丝毫没有冲淡延安独有的厚重。宝塔山依然矗立，延河水依然流淌，枣园的灯光仿佛还在闪烁，杨家岭的窑洞依然透着温暖。

速度，是这趟旅程最奇妙的注脚。曾几何时，延安是遥不可及的远方。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，曾是阻隔脚步的天堑。多少热血青年，背着行囊，踏着泥泞，一步一步丈量着通往理想

的道路。他们翻山越岭，风餐露宿，把双脚磨出了血泡，把脊背挺成了青松。那时候，从江南到陕北，要走数月；从平原到高原，要闯过无数险关。而如今，高铁飞驰，千里之遥，不过数小时的光景。

这飞驰的速度里，藏着一个民族的变迁。窗外的景色渐渐染上了陕北的底色，黄土的颜色，是大地最厚重的肤色。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原，像一幅被岁月皴染的水墨画，沟壑是画中的线条，窑洞是画中的墨点。我望着窗外，仿佛看见那些穿着粗布军装的身影，在黄土坡上开荒种地，在煤油灯下奋笔疾书。他们用草鞋丈量着这片土地，用信仰点燃了这片荒原。

列车越驶越近，延安的轮廓在视野里渐渐清晰。当宝塔山的剪影映入眼帘时，车厢里有人发出了轻轻的惊叹。那座古塔，没有摩天大楼的巍峨，却有着穿透岁月的力量。它像一位沉默的老者，伫立在延河之畔，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。

走出车站，微风拂面。宽阔的马路车水马龙，崭新的楼宇鳞次栉比，公园里的老人在打太极，广场上的孩子在放风筝。现代化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却丝毫没有冲淡延安独有的厚重。宝塔山依然矗立，延河水依然流淌，枣园的灯光仿佛还在闪烁，杨家岭的窑洞依然透着温暖。

速度，是这趟旅程最奇妙的注脚。曾几何时，延安是遥不可及的远方。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，曾是阻隔脚步的天堑。多少热血青年，背着行囊，踏着泥泞，一步一步丈量着通往理想

的道路。他们翻山越岭，风餐露宿，把双脚磨出了血泡，把脊背挺成了青松。那时候，从江南到陕北，要走数月；从平原到高原，要闯过无数险关。而如今，高铁飞驰，千里之遥，不过数小时的光景。